夷堅志

夷堅支戊序

夷堅諸志記夢亡慮百餘事其為惰惝朕驗至矣然未有若呂覽所載之可怪者其言曰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則死之於是每期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可得退而自殁予謂古今人志趣雖若不同其真情徑行者蓋有之矣若此一事決非人情所宜有疑呂氏

假説以為詞不然烏有夢為人所陵旦而求諸衢至於以身死焉而不悔所謂其友亦不癡物耳略無片言以開其惑可不謂至愚乎予每讀其書必為失笑支戌適成漫戲表於首以發好事君子捧腹慶元二年七月初五日序

夷堅支戊目錄

卷第一十六事

石溪李仙
楊教授弟
萬壽寺門子
陳璮頭
劉黃二道人
壽洋村鬼
觀坑虎
師姑山虎
陳氏女為白起
張漢英
雷峯異僧
杉洋龍潭
浮曦妃祠
閩僧宗達
陳公任
福州氏家豬

卷第二十四事

海船猫　胡仲徽兩鳶
王彥謨妾　孫知縣妻
章茂憲夢　鄭主簿夢缺
葉丞相祖宅　陳魏公父墓
鄭秀才夢　方翥招紫姑
阮秀才酒錢　孫大小娘子
黃惠州　淡水漁人

卷第三十三事

成俊治蛇　池州白衣男子

陳氏鬼疰
衛承務子
蔡康治寸白
鐵掃箒
張子智毀廟
錢林宗
金山廟巫
錢仲之瘖
李卷小宅
獨脚蓮
李興都監

卷第四　十四事

吳雲郎
德化鷙獸
善鑑為僧
張氏煮蟹
黃池牛
蔡通判
閩僧如本
太陽步出王氏婦

辰州通判　房州保正
辰州地主　張拱之銀
豫章神廟　五臺文殊

卷第五　九事

劉元八郎　妙緣寺
文忠公夢中詩　任道元
閿王池　繡川驛
胡通直　李林甫
鼈癥

卷第六　十三事
青田富室　天台士子
陳使君　黃師憲禱梨山
太歲堂　能仁長老
香屯渡小童　余氏婢夢報榜
三公神　胡十承務
婺州兩會首　王法師
黃主簿畫眉
卷第七　十事
邵武秋試　信州營卒趙超

鐵索寺古墓　蒼嶺二龍
黄教授後身　鼷鼠蟻虎
桃花源龍　河東道人
錢氏鼠狼　許大郎

卷第八　廿一事

許容還債　程迪功失目
陸道姑　呂九齡及第
湘卿祥兆　仰山行宮
黄戴二士　雷震雞
許子交　解俊保義

龍陽章令

卷第九八事

同州白蛇　蔡京孫婦

海塩巨鰍　董漢川孫女

嘉州江中鏡　黄師憲佳兆

胡廷衡詩讖　雷斧

卷第十十一事

宋都相翁　金谷戸部符

余程守婚約　程氏買冠

回香院雞　蕪湖王氏凝女

梁執中

李王二公卜相

凌二賭騁

朱南功

胡畫工

夷堅支戊卷第一十六事

石溪李仙

南劒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熙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憩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呼為先生奕者笑而問曰汝以何為業對曰賣炭尔又曰能服藥乎應曰諾即顧侍童取瓢中者與之童頗有吝色曰此何為者而輕付之咄曰非汝所知藥

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亟遣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曾此山中出門反顧茫無所覩嗅腰間所賫之飯臭不容口傾之於水而行追還家既歷三日矣遂連夕大瀉自是不復飲食唯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　張深甫說

楊教授弟

福州水中⺿里中有一山壁立百丈自來無人能登楊宜中教授之弟為人輕浮不護細行忽夢黃衣道人告之曰明日清早可來山中相會至旦以語所善者凡數輩相約偕行緣塗譃浪到其下楊徑攝衣升峻

壁步武雍容如履平地衆竚立驚顧已笑于山顛訪黃衣者不見但白花滿谷時正餒悉擷而食之略無遺餘且揮手下招其徒皆莫敢仰視遂徐徐而下是夜復夢前人恚曰何得多口乃噀嗽津唾牙頰間吐置大鉢使之飲楊一吸而盡無憎穢心方天寒多雨只著單衫坐山上累日乃還衣不沾濡云未嘗值雨也從此飲啖比平日才十之二三衣道士服往來廛市白 如玉風骨頓清飄飄然有出塵之態蓋已有所得矣淳熙中猶存林應求說

萬壽寺門子

福州萬壽寺紹興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門之役凡累年啓閉洒掃晝夜不少怠在僕廝中最為勤飭主僧議脩堂殿度須五百千正擬精擇廉幹者出外求化獠知之白曰在山門已久無所陳力願為常住辦此緣一寺皆指以為狂少頃錢至方大驚異或扣所從來笑而不荅後主僧詣山莊涖收禾稻獠卒於門房寺為斂瘞畢始報主僧主僧曰兩日前吾見其人策杖過此不作揖而去謂其有所不合不知其亡也命發瘞視之但衣服存耳余軻說

陳璮頭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壇頭不知何許人衣裳垢涴
不與人接語形容尤極纖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蟣
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
席自蔽僅能容膝口出中常吐一物于掌瑩白正圓
玩弄不已或為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
坐若卧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奔走不少
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千金世界道
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今何處空使壇頭夜卧堦
數年後失其所往

劉黃二道人

蜀蓬先生者寓於泉州以道術著名從之游者數百輩福唐有劉黃二道人亦其徒也黃年長劉呼為兄淳熙五年將同往訪之劉行至江南忽稱疾黃誚之曰汝扞格如此何以入道我今自為計劉曰平生碌碌無尺寸工夫又不見先生而逝恐淪下鬼黃曰凡人學道者未必一世可成茍有可就舍且權寄託俟來生脩持當符所願越二日劉死黃焚其尸後兩夕宿于旅邸劉不見形而詬罵于左右曰為尔所誤鬼錄未肯受令去留俱無所附為之柰何黃曰何不寄止於人邪曰吾已為鬼將安往遂進隨三晝夜殊遭辱

撓乃曰有一家頗豐吾送汝去於是還州福初郡富民鄭氏待黃生甚異妻有娠將孕黃夜扣其扉曰命適有急幹故冒夜入城願假一宿而去因扣鄭妻免身之日曰未也黃寤語劉曰可矣及明旦妻誕男子後六年黃復至鄭館冬寒擁爐嬰兒亦坐其傍忽笑曰黃哥記得與我在秀州打化時事否黃為之色變鄭父聞而大呼曰吾兒何為譫語乃不復言慶元丙辰十有九歲矣動作語默全類道流而黃乃以嘔血下世福士李大同說

籌洋村鬼

福州羅源縣村墅名曰鶴坑有樵夫常以采薪至籌洋別村往反屢矣一日歸差晚行及小灣女日逢一人從山下來呼之曰多時不相見樵覺為已死神色沮喪徐乃能言曰尔死矣如何在此其人曰我本未合死令居此無異昔時指茂林間曰我只住其中可偕往說話樵拒之曰日勢且黃昏恐家人候門不便乃曰尔若到我家為傳語娘我住此與生時一狀不用憂憶但有酒食時安排在門外自當歆享樵急揖之而去明日具言於鬼母泣而焚紙錢設置酒殽閉門祝之少選出視特空器耳其存也有妻及三子死後妻

携子改嫁婁為繼父笞苦繼父嘗獨至香嶺遇鬼遮道罵曰爾之惡何由可柰既取我妻又虐我兒是何道理遂奮拳毆之此人亦與爭鬪相追至洞口值有行過者訝而問之鬼乃沒追還舍青痕遍體自是不敢復仍前過 陳定甫說

觀坑虎

羅源觀坑村有一嶺不甚高有平巔居民稱為簥上田家有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侍爺娘與爾無寃仇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

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鷙獸不怖悖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張照遠說

師姑山虎

紹熙四年春古田縣師姑山有村婦采筍為虎搏去初夜見夢於家曰我初下山逢黑虎從對岩出相去尚遠急匍匐登山躲避為兩個小兒強把我腳不得前進但叫天乞命虎已在側即行喫食苦哉苦哉其家人盡起束火挾杖迹婦所之正落草坡上身無全膚舁以歸舍半夜後虎繞屋哮吼四出若有所索凡數夕乃止蓋搏人而不得竟食所以逞怒兩兒乃倀

鬼也

陳氏女為白起

慶元元年三月福州江南民陳氏女十七歲得病臨絕告人曰我古白起也女素不知書家人咸驚異焉謂曰白起乃秦國將軍下世以來一千三四百年矣何謂有此言女曰是也為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壽不許過二十今日之死命也夫語畢而沒趙冀夫說與陳姻家

張漢英

張漢英者本長安人遭亂南徙家于福州貧困無所

依寓宿于萬壽寺僧堂之後仰僧飯以自給紹熙四年六月夢為黃衣卒所逮付之一繩便援以行四顧皆昏黑莫知所向俄而繩斷寸步不能進佇立以泣黃衣忽從小巷舉手招之隨以行到一官府門楣極低牓曰日考纖毫過惡之司主者白衣據案決事左右侍者皆女子亦衣白主者大聲叱曰汝在陽間作何過惡對曰平生常念濟物恨力不能逮心初未嘗有害人之意主者曰汝功名休要覬幸但欺心事此間隨所為必書不可不知也張不敢荅驚悚而寤亦不為人談後來所覩明年三月抱疾死人疑其或有

隱憑云

雪峯異僧

古田覩音寺長老法椿嘗挂搭於雪峯與一游僧聯單浙西人也趁進顛崖異好為夸大之言每云福州人要駡僧作禿奴此何理也然其俗多修净土却似可喜其後偕入城如皷山凡十僧同行未到五里旋風倏起於步武間衆錯愕失次幾不可立少頃風定此僧已不知所在矣皆疑為散聖混凡者或以為怪人云法椿說

杉洋龍潭

淳熙甲辰歲福州盛夏不雨府帥趙子直命諸邑凡境內有神祠湫淵靈異之處悉加敬禱古田縣杉洋山有三潭在岩嶺峭拔間居民每往祈雨多獲甘霔於是邑丞陳某詣其處焚香致詞罷向潭瞀笏端立願一覩龍形丞為人愿慤移時不懈俄黑雲從山腰起偏覆大空一物躍出第三潭盤於岩石之上蓋龍肢也色正黃其大如椽陳倉卒趍下得民家少憩即時大雨周浹一縣三日乃止郡上其事于朝詔加封立廟

浮曦妃祠

紹熙三年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泛海還鄉舟次莆田境浮曦湾未及出港或人來告有賊舡六隻在近洋盡謀脫計於是舟師詣崇福夫人廟求救護得三吉珓雖喜其必無虞然進回不決聚而議曰我衆力單寡不宜以白晝顯行迎禍且安知告者非賊候邏之黨乎勿墮其計中不若侵曉打發出其不意庶或可免况神妃許我邪皆曰善迨出港果有六隻翔集洪波閒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遥瞻神祠致禱相與披甲發矢射之矢且盡賊舳艫已接一魁持長叉將跳入忽烟霧勃起風雨欻至驚波駕山對面不相

覩識全如深夜既而開霽帖然賊舡悉皆東南去望之絶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數十里外了無它恐蓋神之賜也其靈異如此夫人今進為妃云 立之說

閩僧宗達

閩僧宗達住持羅源山寺連江林行者之叔具以沙彌受業其後游方江湘間與達相遇於南昌村墟達見之甚喜達導詣一剎駐留三宿至夜失達所在第聞呻吟之聲若在數十里外沙彌怪之時達謝世五年矣而沙彌頓忘之旦往訪尋正見坐于皂下伸足入火呌苦不絶音已則行立如初始言曰我以在生

時曾代寺後木兩株與人今墮惡境每遇湯鑊煮水必將我腳代薪所幸平日無他過只坐此罪受竟卻超生矣此寺僧衆稍多清晨赴齋堂吃粥三次先是洋銅汁次鐵汁末乃粥也汝切記取俄而報繩床火發群僧聚立於法堂上一僧脫衣登床受炙痛楚不可忍少選趍下復著衣續有陞者如是不已達曰是皆謗般若之人大凡道眼未明妄說東西罪業至重汝宜深戒吾幸不罹此苦可為世人一一說之沙彌流汗匝躰瞿然而寤蓋在榛莽之間當時佛屋鍾樓金碧晃耀皆幻也予所紀沃焦山事頗與後一段相符

陳公任

陳公任者福州長樂縣巨商也淳熙元年正月一日其妾夢三人入門其二衣綠袍文牘大書於壁間曰陳公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惡死妾識字能讀明旦告其侶曰夜來夢極不祥相與視壁上字一無所有皆匿諱不敢說久之衆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余輩議云福清東墻莫少俞治舡欲以四月往淅江可共買布同發如期而行至州界旣鷹港夜可二鼓舟師報船無故自拆世顯遽擁衾出是時碇泊處去岸猶丈許覺如有人擁其背至岸餘人相繼騰上惟公

任仲立留應貨財未肯捨頃之舟沉而綷出水面二人急抱綷逐浪上下哀呼求救不可忽聞腹為綷所採幾至於裂竟墮死波中四月初七夜也世顯之婿林深之說

福州民家猪

福州古田小民家育一豬其居窄隘常置之寢室中民有子未脫襁褓其母出隣舍啜茶以卧籃貯兒於床上猪齗薦拽下而籃隨卧仆地遂齧兒雙足至股又食其臂幾盡經宿方死

此卷十六事皆福州士人池昱所錄示大兒者

夷堅支戊卷第一

夷堅支戊卷第二 凡十四事

海船猴

廣州海山樓下商客舶船養一猴甚馴育之既久與人無間商婦生嬰兒已三四歲猴每抱持之習以為常家人亦視之不問一日商登岸婦在寢猴輒挾兒直升桅檣之顛其高數丈滿船人皆驚愕而猝不可取但鋪設帆席帷幕四環于下以防墜水遣篙師扳援而上將至矣猴遽放手兒遂墜板上碎首死商殺猴沉諸海中然痛恨無及矣相州人張正叔時避地在彼親見之予亦記小說中有猴效人浴兒而舉置

湯鑊內者既云異類自不應狎之如人也

胡仲徽兩薦

胡仲徽以紹興中兩請鄉解毛山人之相鼇頭先生之卜皆已書於庚志而猶有遺者癸酉之秋將入試寓館於城隍廟巷人家樓上有富家翁送其子應舉欲胡為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者何暇推於彼及他人乎翁去胡念厚餌可戀貯懷抱間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稱報榜胡問已得失曰正為姓名正榜所以來報胡甚喜卒既下復還白曰秀才解雖定名更須

莫要管閑事乃可胡瞿然而寤思晝日富翁之囑力
却果預薦己卯之秋以兼經就試郡學士子或夢人
云今年要是賦作都魁覺已告親朋莫曉所謂是歲
賦題出天子興日月並明以天子無私明並日月為
韻滿塲第一韻押明字者十人而九胡獨押私字前
兩句曰聖德高拱天光下垂考試諸官擊節嘉嘆遂
寘首選乃知片言隻字固不素定又豈可復容私意
哉

王彥謨妻

紹興癸亥梁企道侍郎寓居鄱陽妙果寺隨行王彥

謨提轄者携妻子處僧堂後以典質取息自給生四子曰晋卿舜卿楚卿月卿妻極狠悍有兩婢役使甚酷晝夜不得少休每見其困睡必接皂角滓塞其目至經日不能視或勸之曰婢妾有過當箠之不可恕則逐之去不應損其睥子壞它終世殊不為止後彥謨死淨財積踰萬緡四子分往倡家荒費無度久之晋楚月三卿相繼〻悍妻因病目遂雙瞽宛轉床席間呻吟怨悔飲膳不能以時得凡十年乃絕命其為報應章顯若此 右三事張子温説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弟三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絶艷性好梅粧不以寒暑着素衣衫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澡浴時必施重幃蔽障不許婢妾輙至雖揩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不荅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鑽隙窺之正見大白蛇堆盤于盆內轉眄可怖急奔詣書室別設床睡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才出浴即往就之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他疑今夜歸房共寢無傷也孫雖甚惧而無詞可卻竟復與同衾綢繆燕昵如初然中

心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快快成疾未踰歲而亡時淳熙丁未歲也張思順監鎮江江口鎮府命攝邑事實聞之此婦至慶元二年年恰四十猶存

章茂憲夢

章茂憲頴臨江新喻人淳熙乙未歲赴省試畢歸鄉因過近郊一僧寺意中小不適頭目昏困遂託宿初之父工部郎中守也

葉丞相祖宅

葉子昂丞相祖宅在興化仙遊縣葉氏族派百餘家皆居一村此宅據其要會群仙環峙如屏如障紹興

中術士羅正甫者因行地至馬謂宅人曰論此岡形勢當出宰相但當經發洪之害須生氣積久復故始合相法以是遲了百年發洪者俗指言洪水從山上逆出衝破成竅也是時子昂為上虞宰後十五歲拜左僕射蓋距發洪時恰百年正甫以所言驗效士大夫聞者爭延致之然無復其應也

陳魏公父墓

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年間若子若孫皆病目甚者至於盲障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他售

與它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懼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魏公家所得富氏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宅兆之吉蓋有所係無德以承之不惟不得福乃受其殃不容僥冀也

鄭秀才夢

興化鄭秀才棠赴浙漕試寓客邸其弟景實在學中每夕謁告從之宿兄嘗呼之曰適夢數中榜人憧憧走趍云尋一個鄭大成不知去處此為何者明日臨安鮮試揭榜果有大成在焉數夜後又夢到一處見

揭巨牌其上皆人姓名但記有李楠者以金填之是夜漕榜出楠為第一人鄭君乃不中選此二夢於身了無所預冥冥之中何所係而先告若此

方翥招紫姑

莆田方翥次雲紹興丁巳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於是以題目為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泄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翥時方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天地位以礼樂教中和中和在哲民情如此之類凡

可作題者悉預為之是歲以士子多方為兩場其賦作前題曰中興日月可冀後題曰和戎國之福始悟所告翁試前賦中魁選予少時猶傳誦之其警聯曰八紘地闢符一馬之渡江六合天開光五龍之夾日佇覩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翁次年登科然蹭蹬三十年才為祕書省正字而止

阮秀才酒錢

莆田士人王育卿嘗預鄉薦夢若入冥司三人冠服坐于其上一呼王臨階問之曰頗相憶否曾向與君同筆硯王不能識也又云君大期殊不遠故欲奉告耳俄皆起入屏後王望几案上有文書一冊就視之

皆細書人姓名而詳具所為善惡功過其一曰阮其不合賴人酒錢減壽半紀未暇它閱三人出謂王曰過三年當再相見出行廊下見里巷張空枷繫受訊欲往問勞之送吏不許覺而不樂試遣子詣張氏則昨夕中風疾矣經二年自料不久於人世乃扣謁阮秀才從容言曰吾子常日曾與人有訟否事曰素不好訟固問之乃言但昔常開酒肆有負我錢十五千而游販他鄉不歸者固誣為其兄所欠訴于縣逮治之遂如數相償王愀然曰如是則冥符有証吾必不

免徐告阮以所見阮亦悔之王至期果死右六事皆鄭景實說

孫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其妻與二子五女孤弱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弟四女為同宗養女第五女流落於永陽郡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二子并婦及第二第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庵老尼姑尼勸止曰今年天行熾每誰人家不壞人曰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寧帖豈忍無故殘暴其朽骨以起泉下之冤憤哉魏

曰吾亦何心但奉宜人命為此詎容空回尼閑拒再三不能過乃曰待與他說明旦來可也魏莫能曉所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蓋自瘞之後常夜出至尼房問曰酬荅聽其誦經迨三四更始退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因緣不斷當頗知否女曰吾果知之煩師說與魏一吾門災咎無數當然非我丘墓所作望令歸白吾母為罷此役如不動瘞穴却自保護兩妹教他安寧尼訴之明日具以語魏魏笑而不信曰烏有是事汝妄撰造赫我耳立喚工僕將致力尼又請申一夕之期才入夜女已至曰魏二不聽我語但任渠

所為魏竟詣彼處掘冢斧其棺手揭蓋板女奮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駭慄而仆良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之孫氏之病者亦愈饒池州巡轄遞鋪官元善與所居正與孫隣故得本末詳實如此猶恨老尼與女周旋歷歲畧不扣其所以然及幽冥間見聞自此後曾再出與否也

黄惠州

朝請大夫黃氏瞻贛州信豐人也登第之後多從官嶺南歷潮陽宰循州通判知高州以母憂去復知惠州紹熙元年閏二月正與妻在堂上忽發怒叱廷下

时

曰去妻警問之曰一個黃衣承局徑敢入宅堂手中持文字一紙欲呈我故喝使去猶恨不曾教人捉下尔如何不見妻不敢言然絶以為憂是日二十九日也抵暮得疾三月旦稍愈能起行索食後數日呼老兵云廳下官錢好好排垜我令自出監收聞者愕然寮相與語知府在假元無人將錢物來又不敢辨但云錢不多庫官已自納了由是疾復作至九日忽又雇外大喝起身怒立若有所搏執之狀人問之則曰前次承局又来依舊把文書且催我早去直是时耐妻知其所見不祥召醫巫療拯証候益變歷兩月竟

死初黃自高州護母柩還鄉過贛州江舟觸石折裂柩沒於水黃只一子奔投急流救之亦遭溺其尸與亡者柩皆尋索而不得禍酷駭人至于是孤孫才六歲云

淡水漁人

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左近居民數百户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鰒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挐舟至其所產處以麻繩繫腰縛一頭于柁尾然後投水或至深入五六十丈皆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

按雞椎擊至碎亦然案後漢書伏隆傳張步獻鰒魚郭璞注三蒼曰鰒似蛤偏着廣古志曰鰒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與此說同若江瑤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迨欲出水則循繩板緣足攝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堆突起於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拊胸慟哭蓋已為大魚銜去矣遭此者常常有之右三事皆元善與說

夷堅支戊卷第三十三事

成俊治蛇

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呪之術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三年本軍於西門外四望亭晚教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尺而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豬行趨甚疾為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為適有馬槽在側忽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名是名猪豚蛇囓人立死即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啟槽則已僵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啟視之化為凝血矣

又排灣出異蟒色青深長可二丈積為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尒盡具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誥旦詣穴口為壇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內奮迅奔壇若將欲鬪者俊大聲訶之曰業畜那得無礼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擘析為兩此患遂絕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痛徹心腑幾於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踐之以致齧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毎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

傍

揀小竹片為劍作法呼蛇至者如積令之曰作過者留劍下否則退群蛇以次引去各失所在獨一小者色如土伏劍下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得何罪児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自蛇以首觸劍死為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於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靳但處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景陳弟云鄉里亦曾有豬豚蛇以身脂而短不能蜿蜒故惟直前衝人遭之者無活理蓋虺蝮類也

池州白衣男子

李妙者池州娼女也淳熙六年有白衣男子詣其家飲酒託宿相得甚驩踰三月久妙以母之旨從之求物男子曰諾我今還家取之明日持與汝妙使其僕雍吉隨以往男子拒之曰吾來此多日家間弗知弗欲道所向若雍僕偕行惧事泄漏於我不便妙母子意其設詞竟令僕雍吉尾其後迤邐出郭西門外至木下三廊廟前謂雍曰可回頭有親家叫叫汝雍反顧則無人焉復前視之但見大白蛇望茅岡疾趨駭顫欲仆歸以告妙妙與雍皆大病期年乃愈而妙顏色萎悴不復類曩時郡為落籍許自便後鬻於梁肆

為妾

陳氏鬼疰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痒抓搔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於發厥凡三日乃醒及就坐有聲如欬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小定又經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而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弗効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已得甚症矣先與藥一服命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知為何用也當婦人正搖兀時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

疰因入神廟觀翫遂邪鬼所憑以致精釆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即大瀉數行宿痾脫然如失大用云其枕用畢便用送還元處如輙遲留則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予記南史中載徐嗣伯精於醫術有一嫗患滯冷診之曰此尸疰也張景腹脹面黃曰此石蚘耳沈僧翼眼痛見鬼物曰邪氣入肝皆令覓死枕服之竟埋於故處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療之俱差何也具以荅之屡深嘆其神妙蓋此類也

衛承務子

寧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唯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衆醫以為瘵治療三年愈甚無益適劉大用過縣邀使視之切其脉亦謂瘵症凡下藥月餘略不効問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噂迫醉不復登榻獨困黑卧淖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盌置几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因其疾不以穢為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攪入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枚便

覺胸抱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黏著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汙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衛子雖去其疾然尩劣無力别施藥補理至八十日乃平復予頃記張治鋭吳少師事絶相似云右四事皆劉大用說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苦積寸白蟲為孼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內嚥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

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㗘之意故空群爭起之覺胸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蔘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厠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皆聯綿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滸臨安為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鐵掃箒

臨安術士失其姓名常着道服標榜曰鐵掃箒設肆於執政府墻下從而卜筮者多市廛造力雖所言有驗然不為士大夫所稱淳熙甲辰冬季一細民來問

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最忌明年初春恐蹈刑戮之禍若能一月不出勿與人接庶或可免民雖不懌而以所戒深切於是如其言至晦日不能忍閑徃徃責之曰汝道我正月大災今已到三十日又不曾分毫越法何由觸禍術士曰我一時間說了亦自忘記容再為推測及布局纔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可慮必須打殺人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身起築之不覺踢其脅立死遂受擒而得減死黥配此等事傳記中或有之

張子智毀廟

張子智貴謨知常州慶元乙卯春夏間疫氣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張多治善藥分諸坊曲散給而求者絶少頗以為疑詢於郡士皆云此邦東岳行宮後有一殿士人奉事瘟神四巫執其柄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戒令不得服藥故雖府中給施而不敢請張心殊不平他日至岳祠真謁戸廷悄悄香火寥落問瘟廟所在從吏謂必加瞻敬命炷香設禱張悉撤去時老弱婦女祈賽闐咽見使君來爭叢繞環視張指其中像衮冕者問為何神巫對曰太歲靈君也又指左

右数軀或擎足或怒目或戟手曰此何佛曰瘟司神也張曰神人一也貴賤高卑當有礼度今既以太歲為尊冠冕正坐而侍其側者顧失礼如此於義安在即拘四巫還府而選二十健卒飲以酒使徃擊碎諸像以供器分諸剎時薦福寺被焚之後未有佛殿乃拆屋付僧使營之掃空其處杖巫而出諸境蚩蚩之氓意張且貽奇譴然民病益瘳習俗稍革未終更召入為吏部郎中

錢林宗

錢仰之林宗寓居於華亭之北庵淨居院為人頗耿

蛇耿一日有蛇百数出室宇閭屏帳之內亦蛇蜒糾結甚至甑釜柔炊中亦然錢不以為異但命僕驅逐之因步至僧堂見有新置神像一軀乃俗所事施菩薩者其前正塑一蛇時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逌左畔方字亦謹避焉院僧欲乘勢立祠誘民禱供以牟利入錢悟家怪所起立取斧椎破擲于水中是夜僧挈囊而遁錢氏自此寧居北庵日以蕭條幾無人跡唯錢子孫猶處之施之為厲久矣比歲稍息庚志亦書一事

金山廟巫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覇吳越時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啟祝唱説福診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謔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攖禍巫宣言詈責甚苦暉正與爭辯俄踉蹡仆地延流于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妻子家來視拜巫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魄付北酆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彷徨無計但拊尸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謂為強魂所軀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甚巫慚然潛出閫廟之人亦捨

去

錢伸之瘖

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而起居飲食一切與平時無異愁悶不聊侵尋八年久因一妾觸怒持杖築之妾佚去斥之為啞畜生伸之愈憤色大呼曰且看啞畜生打人咄咄不已家人聞其出聲驚喜未覩自言自語如故伸之以其疾因妾而愈置其怒而賞之後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卒

右六事皆錢伸仲本說

李巷小宅

饒州城内北邉李郎中巷有小宅素為鬼物雄據居者不能安每召會親賓肆筵設席客未至已見奇形異狀者分坐飲啄紹興中歷梁氏管氏兩家最後董儀判官居之董亡厥子售於東鄰王季光使君季光為人膽勇不畏妖厲得屋之初遣一僕守宿遭其惱亂終夕不得寢明夜易以兩兵亦復然王猶弗深信親往驗之大聲叱之曰吾聞此地多鬼若果有之宜即露現少頃颯颯如持箒壁上塵王不為動俄又為驟馬馳逐之聲王曰汝造妖只耳何足怕更須呈身向我便隱隱從柳陰下出竚立不移步王起即對而語

之曰汝若是橫死伏尸者今已歲久難於尋覔何不自營受生處如要從我求酒饌酧福願薦拔亦無閑錢可辦苟冥頑不去當令師巫盡法觧汝于東岳酆都是時勿悔其物隨言而沒宅自是平寧

獨脚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如萌芽時便似蓮芳俗呼為獨脚蓮移植於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光宅後榛莽叢裏有穴藏蛇常出為人害乃種此草數本於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闚穴内臭甚使園丁掘土訪求得死蛇十數葢為草氣所薫漬

也又一小蛇從別處來適到草傍立化為水其効驗如是右三事王季光說

李興都監

禁衛人員大李興以年勞鮮軍伍補官調泉州都監臨赴任遣妻子出陸自臨安先行興收拾併疊差晚乘馬追路至龍山下為小民十百壅遏僅得穿過乃是日誅一海刼既臠咼梟首矣興詣觀者曰此乃盜賊為良民害斬決萬斷猶未足償其惡爾曹何為注視之因舉跡蹴蹈遺骸且加唾罵血污履弗顧衆亦稍散興忽迷罔茫然不知東西殆若喪心而為鬼所

附着上馬復還城内拨宿小邸一僕慮家人挐信欲往報之不聽自此狂態日甚逢人輙奮擊人見其身軀壯偉又膂力異常時避不與校至裸體蓬首扣内前沙子門云欲謁官家吽屈守者知其病且念向来同輩但扶曳出之故交有居於覩巷者强引與歸閉諸一室而穴壁傳致飯食不以多少皆無余或經日忘設亦自若吽譟勃跳殊爲所撓凡十餘夕竟自經而死其家幾達閩始得信蒼黄奔歸葢刼鬼爲之孽也子產曰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正謂此云 饒信都巡檢許經文夫說

夷堅支戊卷第四十四事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即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熙五年八月以疾亡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洞庭東山婦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舡暫泊於福善王廟下登岸縱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着皂綈背子緩步而出滋大駭就語之曰汝父母曉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對曰兒有一事拘縶留連對証說來極苦告叔為道此意於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還舍白兄嫂皆相持

悲哭泣三人者共乘元舟復抵廟步雲郎已立津次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具述幽冥辛苦之狀語未竟忽怒目奮捽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啣寃茹痛五六十年今日決不相捨遂互相擊搏滾入水中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澤始得脫登岸困乏垂死傍人初無所覩但見澤舉手揮爭至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慝試問之嚬蹙而言昔虜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賫囊金頗厚吾心利其貲至之數月殺而取之自念寃債在身從壯至老未嘗不

戚戚此兒於壬子令日之報豈非此乎自是憂悶不食涉旬而死魏南夫丞相之子羔如裘弟李生吳氏壻也為魏說此

德化驚獸

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江大雨五晝夜江流暴溢雞犬畜産悉皆漂蕩有賣果小民黃二正在德化縣村田間遇驚獸緣道而來遽升高木避之別有婦人携兩小兒過其傍游戲自若獸亦不動黃忍怖下視甚患之忽有官軍十餘人鳴鉦鼓且至乃持叉矛

來欲驅逐者獸始去度水而西黃方敢下地到城門外婦人已先在彼值鬻米粽者取錢買十枚飼兩兒挾之而走其行甚疾兩目眈眈然殊可惡憎牽裾涉川如履平路後不知所往人疑為虎精如前所始書陽臺者是也

善鑑為僧

淳熙四年張子正待制知泰州以妻病焚香禱佛願剃度一僧已而妻愈乃榜示諸刹凡在籍童行令悉赴四月十五結夏日集於報恩光孝寺秀州行者善鑑頗欲巡礼叢林自江陰濟江過石莊投宿明禧禪院兩脚忽重腿如重不能前彼蓋不知邦君有施也

與

寺僧興之言時已初十日矣心雖欲之而足力不可強夜夢伽藍趣其去凌晨粥罷黽勉由如皋縣而北臨十四夜始至郡城抵報恩殿痛益甚卧于選僧寮明日張興妻至郡僚畢預齋供覩諸人探餉時會者五百餘輩序立堂上張問綱維猶有未到者否以善鑑對且言其道路損脚目今困卧張必欲其來鑑不獲已策杖往隨衆拈一小紙卷及開視獨鑑得之即日落髮張氏製三衣與之同類皆起登仙之嘆才旬日南禪缺住持張又作疏邀開堂主法席遂連處三大

剎為淮地所重

張氏煑蟹

平江細民張氏以煮蟹出售自給所殺不可億計紹熙五年七月買兩簖置室中凡數百枚夜聞鴨聲嘈嘈父子秉燭尋索無所覩迨復寢其聲又作審聽之正在簖內乃起坐咄之蟹作人言曰只是死了住夜半後又覺有人着屐行游以為盜也走報隣里欲拘執寂無影響其女五七娘驚而病卧于床三日聞外人喚云五七可同去應曰待我來至晚而死死後九日張妻亦病見女坐床下呼之使上已而張父子及妻相繼而亡但存一小女曰阿感無人養育所親周二

者為取置其家中便見父母來就喚亦即死張門遂絕

黃牛池

黃池鎮隸太平州其東即為宣城縣境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集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王元卿杲叔端與表兄盛累子東淳熙十三年六月同往寧國府過其處見野園內繫水牛五頭杲指第二牛曰此明日當死王曰何以知之曰其四皆食草惟是牛眼中淚下且獨不食因詢茶肆人此誰家者曰乃趙三

使所買欲待旦屠宰已而果然遂再往視之其第四牛亦有昨日之態望兩人來拱雙蹄跪地如拜訴狀復詢肆人曰一客今早至此頓買三頭惟餘其一旦夕殺之矣果勸王使買之置于近莊以賖其死王即訪主人優償厥直牽以歸至今猶存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擴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泛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于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其上在抱持浮漾意以為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跧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僕從悉

没一小篷貯出身勑告獨得全旋喚漁人載來南岸居人見萁至争來慰勞云昨夜風雷暗黑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蔡手蔡公為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而蒙神力以免其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閩僧如本

如臯縣石莊鎮明禧禪院僧如本者福州人游方至彼遂留不去紹興辛巳胡騎暴淮甸本收瘞遺骸三百得官給僧牒紹興元年為監寺偕衆僧往黄華港石總首家脩設供佛惟留一老者守舍亭午火作于

延壽堂次及僧堂悉為灰燼衆聞報狼狽奔還常時諸僧戒帖度牒鎖置禪床上龕櫃內皆燬焚無餘獨如本者掛于梁間既墮地有一大瓦正覆護之畧無所損本戒行甚堅質朴好義日夕持誦經呪不息是以獲善報

太陽步王氏婦

紹熙庚戌六月鄱陽境內太陽步王氏婦病卒以父往別村且肉猶未冷家人不忍殮走僕喚其父再宿始歸半醉間拊尸大哭未幾逝者復蘇是日招蓮華院僧誦經即扣所見婦起坐言曰到冥司橋畔見故母

母曰汝何故在這裡此是死路不可久留遂買紙倩人寫狀偕度橋天氣昏昧如深冬欲雪時經大官府吏兵甚盛兩廊枷係罪囚無數紫袍官人據案決事乃持所書狀投之紫袍批曰本人事奉翁姑孝謹無冥數未盡宜放還即再從橋上過覺餒不可耐遇鬻胡餅者欲買之母曰此豈可食少憇逢過者紛然全不見有田者問母陰司事母曰不孝最重殺生罪次之倏覩一水閣滿地紅白蓮花相間繼覩之次若有人自後見擠墮水遂寤

辰州通判

辰州通判項某信州貴溪人自云其父未有子常齋
戒禱請於
上帝復夢黃衣吏持大盒來啓之見盤內貯一貴人
金章紫綬母遂有娠七月七日生已至二十五歲登
科歷州縣五任赴辰陽時年未五十每自負必貴提
點刑獄司檄往隣路襄陽置獄鞫通判被命和糴米
隱瞞官錢數萬貫之罪項受賂三百萬為之闊畧勘
事未竟得疾亟歸夜中神物縱橫有彈指者有嘆息
者云可惜可惜家人往往見之項聞而不悟疾勢轉
甚馬院在州治後圃相去隔兩門百餘步鬼物夜運

馬冀滿桐除去復然正以七夕日卒官止承議郎不霑遺澤

房州保正

房州房陵民李政爲保正頑猾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莫能治淳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牛當日產一犢腹下白黑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字如崇寧當三錢了了可識每妻子到傍輒淚下甫半年爲虎所食血骨皆盡喉四字連皮宛然如初監本州酒税忠訓郎王嗣宗親見其事人死爲牛多矣諸志中屢書之茲又獨異也

房州地主

王仲寅寅祖紹興戊辰歲為湖北提刑司指使從其使馬居中巡歷屬城至辰州馬館於郡治燕堂王寢設於廳之東角三更後夢老翁白袍烏帽通名上謁徑趨賓階王意其土地神屢揖使東向翁謝曰明公異日當來此地主那敢居上固辭不可王覺取筆記之又誌於三里外長田張氏書院之壁後三十年自淮東鈐轄造朝趙衛公為相與之有舊擢守辰陽初未嘗敢萌五馬之念也得之若驚思前夢可証以淳熙辛丑正月赴官過長田視張氏壁所題字畫宛如

昔日其家既籠以碧紗矣王知永州提點廣西福建兩路刑獄而終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二人十餘輩拜揖於床下問其何人皆不荅旋没於地心雖恠之亦不以為絶異已而每夕皆然於是命僕掘所没處才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為千歳前物一一花書之而藏於篋笥不為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閲視也他日又夢來别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恨不得久從君游然終當復

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果於善化縣傍有趙宅方興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謁趙宿聞其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地曾於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家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視之信然張乃話前梦願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携喚銀匠鎔為一巨毬當中穿竅用鐵索維縶寘于床脚使不可復動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在矣俗云張循王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為沒柰何正此類也

息

豫章神祠

魏道弼參政紹興壬午年為洪府帥守宅堂後有小土地廟其門與溷廁相連以為穢濁命徙於城隍廟廊下工力既具適判林君夢神人自通為府宅土地曰吾血食今地多歷年所雖鄰於溷舍無害也若一旦徙去則畫室老稚將無所依又寄託大神之宇出入動悉皆不遑安願賜一言達帥坐且仍舊貫幸也林曰神既能靈化何不自告之曰魏公乃紫氣星君今位崇輔弼豈得容易輙近明日林具以白魏乃輟其役但移門它向併葺飾像設而祭之是夜林又夢

來謝

五臺文殊

宣和六年江遐舉邀為隆德府教授求學司檄搜遺書與家人及長子珪詣五臺山宿於文殊院明日齋罷拜禱佛像前乞現聖相至明時涼風微動西邊淡黃雲起少焉聞羅漢天衆容執幡（幢）香華以次引導戈甲旌旗陸續不絕傍與日光相映最後菩薩乘獅子法座四夷君長毡裘狼帽謹隨之無量無邊各隨其類異香芬郁鼻觀為清經數刻久乃没天将斂奇又見燈燭數百炬陳列金紫貴人執手爐行前菩薩緩

步足跡所留蓮花隨生一黃犬搖尾在後珪時年十三歲披僧衣亦現像側仙女吹簫笙隱隱可聞江一家并僧僕無不瞻覩靖康之末報胡馬飲湖棄官赴京師除大學博士居竹坍巷未幾夢菩薩告以急請外即挈家東下出水門值泗水上便舟艤汴岸遂迤邐還嚴陵閭門按堵時京師已受敵矣閭闔亂離不受怖恐珪生於政和癸巳至慶元景辰八十有四歲猶強健不衰